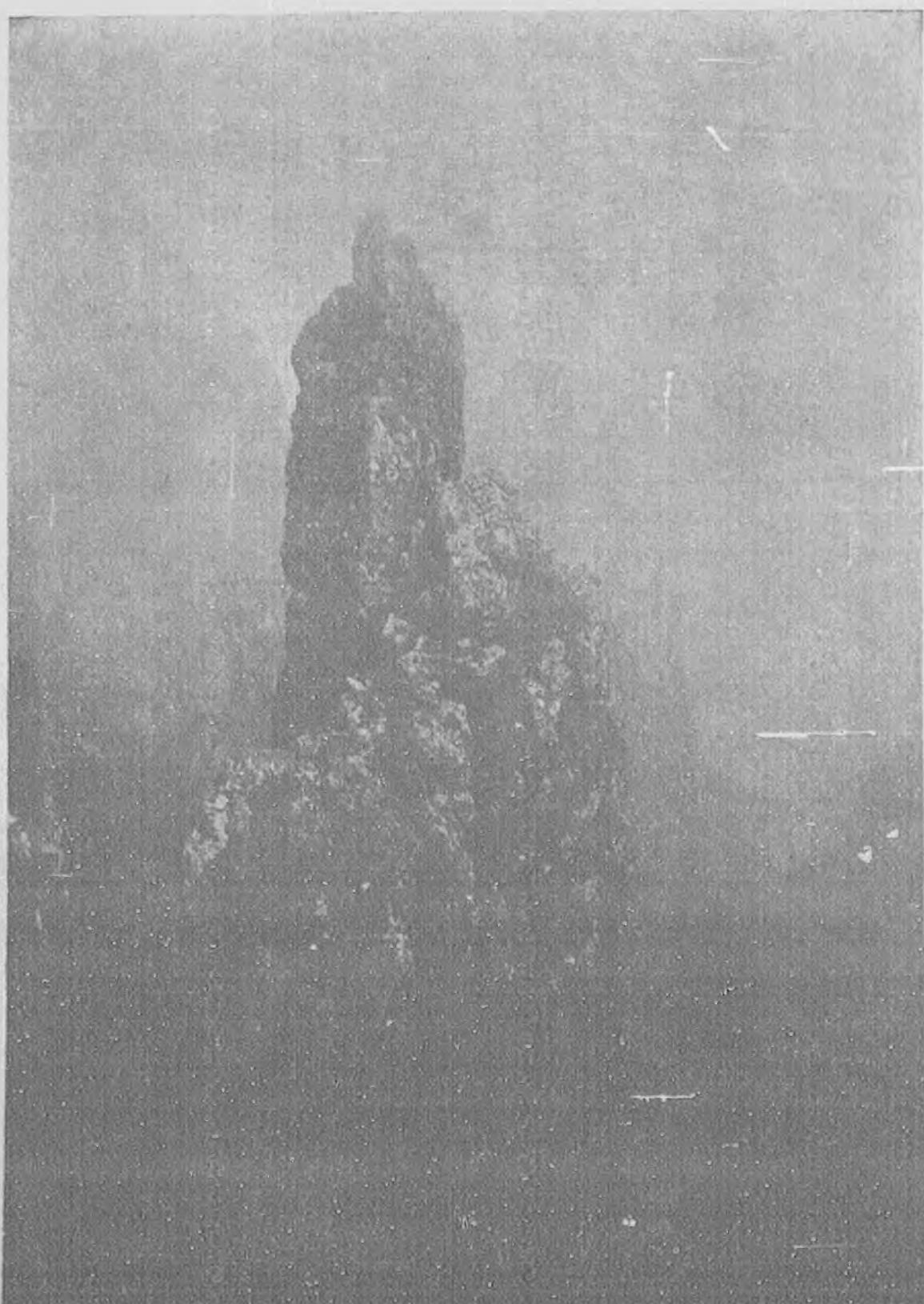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廿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領有內政部警字第一三四六號登記證

第十九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出版

孫
林

香爐峯一九

泉印

香爐峯一九

本刊爲提倡美術起見不惜工本以求精美雖志

期普遍而贈閱則力不從心迭接各學校圖書館

等紛紛函請贈閱茲特訂定凡學校圖書館文化

團體以公函訂閱全年者照價八折郵費在外以

示特別優待

浙江興業銀行

本行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創設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

各種儲蓄存款另備紅白禮券

印有詳章如承函索當即寄奉

總行(上海北京路二百三十號)北平分行(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東局

三三三一

明珍照相館廣告

本館於北平南新華街土地廟迤南新張攝影精美書畫彝器尤所究
心如蒙惠顧定價從廉

成都茹古書局廣告

本局開設四川成都學道街刊印書籍採辦中外圖書文具藝林月刊
古刻拓本等件如蒙光顧格外克己

北平市香山萬安公墓

開放

本公司擇於本月一日起每天上午九時
至下午四時止有禮貌之各界皆可入門
參觀此啟

墓地平西香山萬安路南辦事處平市西城關才胡同東口內十二號

電話西局二三三一號

藝林月刊廣告

本月刊係中國畫學研究會所主辦目的純在倡導美術所集材料以
具有美術價值爲限選擇精審考訂詳明絕不濫竽充數亦不隨俗徇
知旬刊出版二年風行海內外當爲有識者所共鑒改爲月刊係應各
界之求便於檢藏起見是以定價從廉每期一角八分訂閱全年者九
折二年者八折平外每期郵費一分國外照郵章計算補購前刊並無
折扣郵票代價九扣核收

凡有以今古人著作及書畫美術品風景古蹟等照片送交本刊登載
者至所歡迎但與本刊目的相符無不盡量採登惟遲早地位不能一
定蓋此種定刊與其他不同支配頗費心力也照片或成部著作登畢
仍將原件奉還決不污損如須索酬先函聲明以酌送本刊爲限
購存藝林旬刊如送合訂無論一二三集每集收工本洋五角

閨秀詩評

鍤金微露怕人看、誌痛云、撫兒生長、識解俱超、詩亦清適、予年二十以前、好作詞曲、有傳

望兒賢、往事思量只自憐、博得尊嫜奇數種、得女子題辭者三、旌節記、敍安徽陸某婦焦氏節烈事、淮山棣華園主人輯、稱婦好、不教父母見生前、王生醉後、紹興周雪蓮題云、風淒雨慘泣黃昏、十首詩催命不存、留

常述於人以爲快、

元

許

魯

齋

先

生

像

明終古照貞魂、自得墓門碑碣在、月

台州張宿庵秀才室李氏修琴、有咏蠹魚一絕云、生涯紙上亦堪憐、書味醇醇可細研、空有癡心成脈望、却知何字是神仙、宿庵勤學不得志、李蓋有所感也、女子能詩者、故家世族爲最多、惟富家極少耳、目無所濡染、不足怪也、陳州曹姓婦、有自號秋雲居士者、忘其氏、性耽吟咏、解音律、夫某年二十餘、援例得副郎職、聞俗言詩者窮人所爲、歸以戒其婦、秋雲笑而不答、作詩自若、

有觀劇一律云、紅氍毹上擁仙妝、舞袖歌衫列畫堂、華燭影搖金綽約、珠簾花拂繡衣裳、古人夢醒還登榻、轉眼更闌即散場、豪竹哀絲誰譜出、沁人心處是文章、兩後牡丹云、色香浪被古人評、可識繁華是冷清、那及素心花耐久、誤他富貴是虛名

故事、十日成書、爲人間磊落奇才、一齊吐氣、以是集不登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幼有異質、稍長嗜學、從姚樞獲程朱之書、遂大有所得、尋居蘇門、與竇默等相講習、於書無所不讀、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元世祖召爲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阿哈馬特擅權、論列其事、不報、因謝病歸、卒謚文正、學者稱魯齋先生、此像乃河南博愛縣、(即古河內)李封村許氏家祠所藏、上有王盤讚、道貌嚴然、魏瑞五君寄贈、
又何如、前曲成於甲辰六月、此則冬日爲之、藉爲消寒計耳



是王郎、文心幻到影全無、一縷游絲漾太虛、他日梨園歌舞會、不知悲喜

3

第十三次成績展覽品出

(字徑一寸) 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羸兮風雅、唾口兮爵祿、我思古人、伊黃山谷、曷爲使之六年喪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紹口口歟、口口口口口觀反櫂之圖、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兮渺驚鴻之不可以信宿、吾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陵陽牟子才贊、先祖存齋先生立朝剛正、忤閹官董宋臣、以集英殿修撰出守姑孰、作脫轡返櫂二圖以寓意、宋臣益怒、乃罷郡去、理宗悟、召入真拜翰林學士、有奏疏十卷、後以資政殿大學士致



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寶之嬖侍
歟、疏擿詞篇、浸潤宮掖、吾觀
脫韁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
、而傷君子之疏直、惟公之高躅
兮霍神龍之不可見、富貴如
以羈繩、敝屣兮、其得失

文藝、故不全錄、少時聞有故家女楊氏者、能詩、早寡、每哀哭欲落髮、屈於尊嫜命、不可、乃投心歸誠爲清信女、嘗携婢媼歷名山佛寺、香火之願甚廣、言者謂雖千百里外、不憚往焉、予得其詩、不信其事也、辛亥晤黃浦姜月臺、乃知更有甚者、月臺於己亥應試金陵、寓報恩寺、時八月十六日、方與同人倦坐、寺僧淡永者走告月臺、吳郡有一女子、從九華山回泊舟聚寶門來寺中掃塔修齋、月臺詢其姓、曰楊氏、適某秀才、未數月而夫歿、因奉佛、凡遇律寺浮屠、必大建齋壇、今佛場已設、行且

惠風簃隨筆續
臨桂况周頤

有周晉訪牟存齋南漪釣隱點絳脣一闌、癸辛雜識云、牟端明園、本郡志南園、後歸李寶謨、其後又歸牟存齋、園中有元祐學堂、芳菲二亭、萬鶴亭(茶蘆)雙故宮、前枕大溪曰、南漪小隱、吳興掌故、其先井研人、愛吳興山水清遠、因家有學堂僅見)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

仕卒、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公于今八十三年矣、不肖孫承行省
命、監督洛漕、敬奠祠下、摩挲石刻、瞻拜而去、至元戊寅五月
、孫、承務郎湖州路歸安縣尹兼勸農事牟應復謹識、（在返櫂圖
左方）刊者蔡邁范仁芮振、（在脫韁圖左下角）東坡祖名序、爲
人作序皆作敍字、劉賓客集、凡序皆作集紀、殆亦其家諱歟、張

勸太宗、太宗顧庭下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
、太宗引射殺之、鐵圍山叢談、亦載此事、謁金城作花蕊、而
花蕊遂蒙不白之冤矣、余嘗謂花蕊才調冠時、非尋常不櫛者流
、必無降志辱身之事、被擄北行、製采桑子詞、題葭萌驛壁
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懸懸、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
、甫就前段、

、甫就前段、

而爲軍騎促行
、後有無賴子
足成之云、三

千宮女蓮花貌
、妾最嬌媚、
此去朝天、只
恐君王恩愛偏
、太平清話、
謂蕊至宋、尚
有十四萬人齊
解甲、更無一
箇是男兒之句
、豈有隨景行
而書此敗節之
語、此詞後段
、決非花蕊手
筆、稍涉倚聲
能辨之、按郡
齋讀書志云、

明 嘉慶 江山水



明廬江王見浦、仁宗庶二子靖王贈浚嫡子簡王祁鑄之庶十子也、弘治三年封、嘉靖十六年薨、謚懿簡、庶子祐極襲、祐極薨、嫡子厚光

襲、厚光薨、嫡子載禋襲、此幅款曰紫微道人、中有印有廬江王之章、究不知廬江何王也、惟筆墨蒼勁、氣格雄秀、尚有古法耳、

函齋漢牒字原、論序字曰、序者庠序之序、是學名、非次敍之敍
也、二先生者、或亦執是說歟、韓勅造孔子廟禮器碑、瑚璉
作胡鞶、本朝避端慧太子諱、或用鞶字恭代、殊典雅、
近錄、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
晋王射殺花蕊夫人事、李日華紫桃軒又綴、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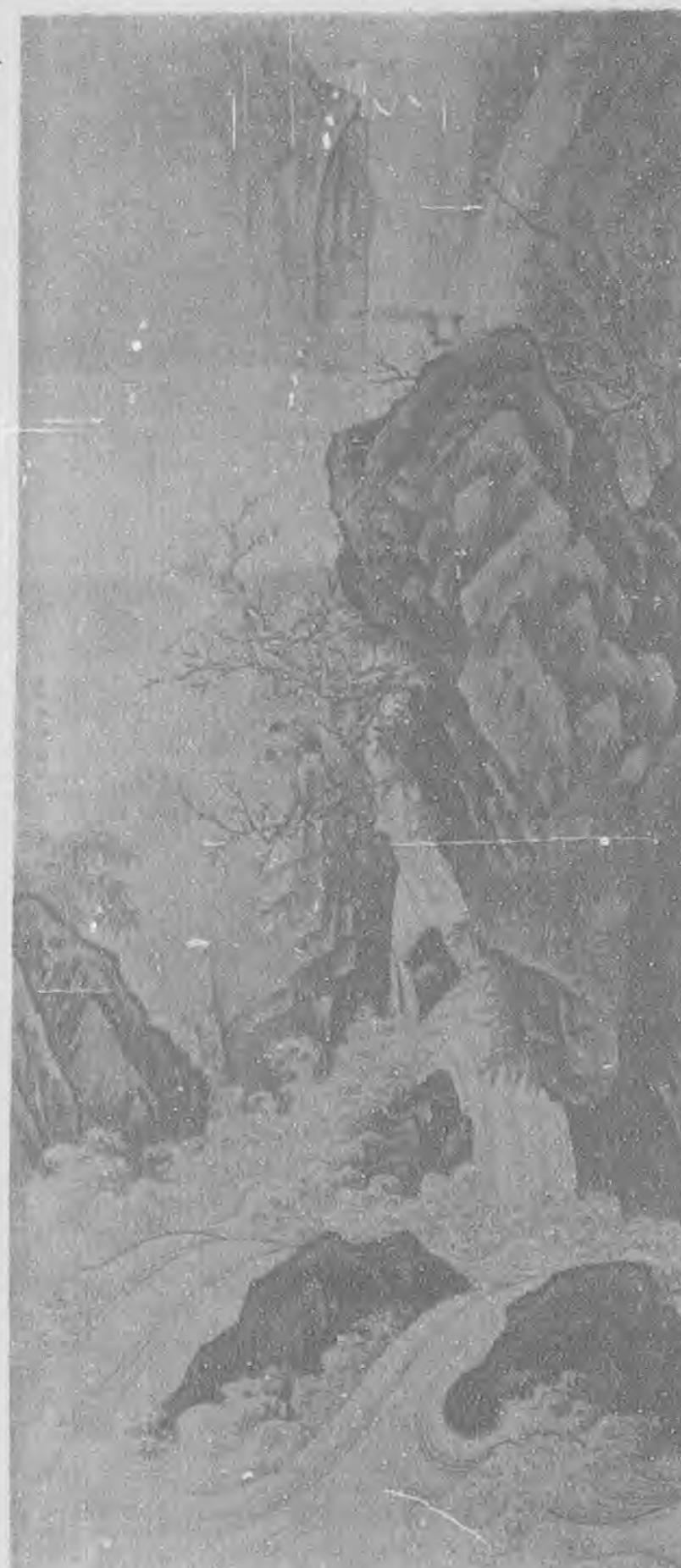
墨緣小錄續

吳縣潘曾望星齋

林葉露泥泥、傾耳剝啄聲、客佳主心喜、坐君白藤榻、開簾面池水、池荷不著花、風香自然起、可以滌煩倦、隱此南郭幾、相對少論說、簡寂得詩理、今西生已歸道山、每展斯圖、彌動黃墟之感矣、汪友竹表兄寶崧、自號小鶴、吳縣人、工詩古文詞、才思清綺、花卉疏秀而多逸致、山水濁墨細

謹、兼擅其勝、尤工仕女、及白描人物、頗自矜惜、予曾贈以詩、有詩人汪小鶴、畫手李公麟之句、辛卯南旋時相遇從、予偶作墨梅便面、君爲補紅梅一枝、倍增神韻、弟鐵蕉實榮、精鐵筆

邢巨幅



第十

日汲西湖一
覽

鬻綠、更堪
激墨寫煙螺

三、可想見其
次人矣、侯成

青甫廣文雲
績

松、上元人
、嘉慶戊午

舉人、詩畫

重一時、解

出組後、構一

品閣、可眺白

下諸山、顏

其額曰環勝、又增築小舫二間、闢屋旁隙地、偏種花竹、以

、能處別古尊罍彝鼎、金石碑帖、及名人書畫、山水人物似小李將軍、樓閣房廊、界畫工細、偶作枯木竹石、氣味亦清古、曾爲

予寫寒林鍾馗圖、神韻高雅、非時手所及、劉寬夫侍御位坦、大興人、性沖澹、工篆隸、額所居曰之福堂、花木掩映、琴書錯

陳、綠陰如拭、靜不可睡、間作樹石、亦蕭疏有致、喜購古鼎彝彝鼎、書畫碑帖、蒐羅甚富、鑒別精審、公暇輒訪君清談竟日

和貳尹義鑒、吳縣人、山水學桃花庵主、花卉仿南田草衣、工填詞、偷聲減字、傳播旗亭、自號月底修簫館主人、嘗以月底修簫圖屬題、予填浪淘沙云、柳絲吹暝、畫簾深靜、參差紫玉曾偷聽、倚闌干、只有月影花影人影、豔情此際憑誰領、天涯夢醒、斷腸一曲重追省、纏蘭舟、但露冷風冷煙冷、子和按拍歌之、音調諧婉、曾爲予撫甌香館花卉十二幀、設色妍麗、天趣盎然、又爲予作紅梅便面、筆意高潔、似金秋菴朱酉生孝廉、有憶子和需次浙江一絕云、詩人竟作卑官去、且喜杭州山水多、

猶之昔也、是予之論交不更久耶、雪
端溪硯坑考續 還不知何許人、俟詢之博雅者、壽
秀水計楠壽喬輯 喬藏硯、當以此第一、結處略一搖曳
、便增無限感慨、海邨、余于茲硯撫磨九載、別來七閱寒暑矣
、硯古、銘甚佳、余既重雪道人、余尤重壽喬之能愛是硯也、古
杉、「葉補巖小傳」補巖名鏗、字浩章、年三十四歲、世居鴛湖
之旁、無

水竹邨人設色牡丹

父母妻子
兄弟、子
然一身、
幼從梅曹
戴秀才二
君游、曾
學博春畱
、棄而工
篆刻圖章
獸紐、復
棄之、而
專精治硯
、凡人物
花草蟲魚

鳥獸、仿古生新、一掃俗工氣習、天然入妙、雖吳之顧秋霞、無
以過也、其治硯也、磋之磨之、必極其純而後已、亦不肯苟作
、石不美不琢、臭味不投不琢、地不幽不靜不琢、性恬澹不放
蕩、得錢則沽酒自飲、飲則醉、醉則笑、殆入乎機出乎機也、
庚午冬始訂交焉、今年夏招之來一隅草堂、爲余治研若干方、作
小傳以貽之、寥寥數語、已見其大概矣、文與人可以並傳、古
杉、「與李作舟書」向者于古鹽官郡、得交文魚張徵君、知其



其誰道之、古杉、

已完

雨匯馮廣文金伯治堂氏所撰、詳載

鎮洋盛大士子履著 近代畫家、搜羅既富、採擇亦精、

余嘗於郎芝田齋中、見治堂畫冊、有元人遺意、芝田云、治堂家居寒素、而性喜推解、朋舊中
貧乏者、苟告情於治堂、無不爲之籌畫也、近世浙西山水、首推奚鐵生岡、鐵生新安人、杭之寓公也、筆意超絕、余於
李虎觀司馬邦燮齋中、見其倣董思翁頑仙廬圖、尤爲神品、畫

考古之餘、精篆刻勒石、足下喬居斯里、亦舊相識也、今年
春、復與足下交、見其所爲詩古文辭、與夫飛帛篆隸石刻、不
覺震然驚、輒然喜、意欲有求于足下也、而所以遲遲者、恐物
不得其稱、致費腕力、於心不安、惟弟子甲子歲、冷宦古桃
州、五月二十四日夜大風雨、臥榻後舊石牆、轟然而倒、驚
惶達旦、風雨漸歇、亂石中拾得古硯一方、是宣和老玩宋元間
物、轉懼爲喜、殆天之所
以憐我孤寂、而賜我以石
寶也、跋而銘之、藏之篋
笥、七閱寒暑、不遇賞音
、不敢問津、令足下書法
追秦漢、而鐵筆是三橋的
派、較徵君有過之無不及
也、弟之古硯、必得足下
治之、始成全璧、至于銘
詞之荒陋、爲我改而存之
、受益多矣、賚呈左右、
不識足下其許我否、中間
一段是幻境、亦是妙境、
此文章之峯巒也、非作舟
其誰道之、古杉、

第十一 次成績展覽出品

已完

雨匯馮廣文金伯治堂氏所撰、詳載

鎮洋盛大士子履著 近代畫家、搜羅既富、採擇亦精、
余嘗於郎芝田齋中、見治堂畫冊、有元人遺意、芝田云、治堂家居寒素、而性喜推解、朋舊中
貧乏者、苟告情於治堂、無不爲之籌畫也、近世浙西山水、首推奚鐵生岡、鐵生新安人、杭之寓公也、筆意超絕、余於
李虎觀司馬邦燮齋中、見其倣董思翁頑仙廬圖、尤爲神品、畫

史彙傳云、鐵生字純章、蝶野子、蒙泉外史、鶴渚生、散木居士、皆別字也、山水瀟灑清潤、花卉有惲南田氣韻、名聞海外、遠在日本琉球間、所著有冬花菴燼餘藁、吳門李布衣邦熾、字瑞洲、虎觀司馬之從弟、少孤、酷貧、自幼廢書、及依虎觀家中、見虎觀書法頗嗜臨池、行楷皆秀潤有致、又從予學畫、性極穎、悟進境甚速、不數年遂大成、既而

虎觀遠宦滇中、珊瑚無所歸、客洛陽

清

洲抱病旋里、卒於舟次、李曉潭宗

華

植、虎觀司馬之子

、司馬有子三人、長湘芷、博雅能文、次靜埜、亦有文

望、赴京兆試、卒於旅、次曉潭、才名與伯兄埒、寫山水神韻超邁、惜亦不克永其年、曉潭之姊氏曰生香、吳中才媛也、適武林

何氏、旋以病夭、

生香善填詞、工寫生、余有蝶戀花一闋、題生香詞藁、並東湘芷昆季云、幾日尋春春欲暮、媚去尋山却爲尋詩住、消得一番春意緒、鶯聲三月紅闌雨、道韻情才工詠絮、羣季分箋聽擊花前鼓、只剩金鑪香半縷、新詩我欲明朝布、胡東園驥、一字淞漁、寶山人、庚午應京兆試、登賢書、東園少遊京師、賃廡於琉璃

水、得二米房山遺意、余自戊辰己巳間、客中無事、惟與東園

朝夕染翰以爲樂、洎庚午北園、東園獲雋、余已南歸、越三年

、癸酉秋、東園喪其愛子、又年荒乏治生策、狼狽出門之山右

、卒於途、余甲戌至京、東園已下世、天之困阨斯人、一至

於此、其筆墨流傳絕少、後世誰復知有胡東園其人乎、噫、

黃明經培芳、字子實、

一字香石、廣東香山人

、與陽春譚農部敬昭、

番禺張司馬維屏、以詩

名於嶺海、大興翁覃谿

先生定爲粵東三子、香

石曾爲其友人林辛山大

令、畫當羅浮圖、水墨

絹本、極煙雲杳靄之致

、兩崖之間、飛瀑奔注

、叢樹之內、古寺參差

、坐對怡情、頓忘塵想

、題云、白雲山爲羅浮

之門戶、濂泉蒲澗、小

有羅浮之勝、雲泉山館

在焉、甲戌初秋、與辛

山年丈往遊、辛山謂未

得到羅浮、即此可當遊

矣、屬寫此圖、粵嶺山人培芳並記、近日浙西畫家、自奚鐵

翁外、如馬秋蘂太常履泰、屠琴陽太守倬、徐西礪茂才鉞、皆

上追曩賢、升堂入奧者也、三君之畫、余所見惟秋蘂最多、琴

陽次之、而皆無藏本、西礪於丙子冬、一晤於杭州旅舍、後數

年、介其友人黃君蓮泉、贈余扇頭、小景方大癡設色、生趣勃



畫冊之十

九

芷昆季云、幾日尋春春欲暮、媚去尋山却爲尋詩住、消得一番春意緒、鶯聲三月紅闌雨、道韻情才工詠絮、羣季分箋聽擊花前鼓、只剩金鑪香半縷、新詩我欲明朝布、胡東園驥、一字淞漁、寶山人、庚午應京兆試、登賢書、東園少遊京師、賃廡於琉璃水、得二米房山遺意、余自戊辰己巳間、客中無事、惟與東園朝夕染翰以爲樂、洎庚午北園、東園獲雋、余已南歸、越三年、癸酉秋、東園喪其愛子、又年荒乏治生策、狼狽出門之山右、卒於途、余甲戌至京、東園已下世、天之困阨斯人、一至於此、其筆墨流傳絕少、後世誰復知有胡東園其人乎、噫、

黃明經培芳、字子實、一字香石、廣東香山人、與陽春譚農部敬昭、番禺張司馬維屏、以詩名於嶺海、大興翁覃谿先生定爲粵東三子、香石曾爲其友人林辛山大令、畫當羅浮圖、水墨絹本、極煙雲杳靄之致、兩崖之間、飛瀑奔注、叢樹之內、古寺參差、坐對怡情、頓忘塵想、題云、白雲山爲羅浮之門戶、濂泉蒲澗、小有羅浮之勝、雲泉山館在焉、甲戌初秋、與辛山年丈往遊、辛山謂未得到羅浮、即此可當遊矣、屬寫此圖、粵嶺山人培芳並記、近日浙西畫家、自奚鐵翁外、如馬秋蘂太常履泰、屠琴陽太守倬、徐西礪茂才鉞、皆上追曩賢、升堂入奧者也、三君之畫、余所見惟秋蘂最多、琴陽次之、而皆無藏本、西礪於丙子冬、一晤於杭州旅舍、後數年、介其友人黃君蓮泉、贈余扇頭、小景方大癡設色、生趣勃

皆初入手時所須、外此、尚有所謂留

單刀入、雙刀入、輕刀緩刀諸法、雖不可不知、然能者合之、不

能者逐事合之、則愈見其拙、語云、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

巧、其斯之謂歟、「署旁款法」印不署款、不見鄭重、宜於完成

後、在印之側面、鐫以小楷款識、其法始於有明文三橋何雪漁、

其始須書而刻之、與書丹勒碑無異、至鈍丁老人、始僅以石就刀

、隨手鐫刻、而署款之法、爲之一新、其法、刀宜直豎、用力直

下、使字之波磔、自然顯露、萬不可以加以複刀、黃小松謂署款之

法、宜握刀、橫、不動、以石就鋒、故成一字、其石必旋轉數次、印將郎中江橫

中郎將始於秦、漢魏晉後魏皆有

此官、五官左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東西南北四中郎將、皆見

於官志、又有所謂雜中郎將者、

如匈奴中郎將、護南單于中郎將

、平越中郎將、司金中郎將、武

衛中郎將等、是也、橫江中郎將

、於史無考、當亦雜中郎將也、

或亦蜀漢之官耶、

云、前人署



銀質紐、篆文替勁、楊枝高獲於松濱、或亦蜀漢之官耶、

欵之佳者、

往往有似晉唐人小楷、至堪清玩也、

署款有一定之面、刻一面

者、須在印之左側、刻兩面者、宜始於印之前面、（即向自己之

一面）而終於左側、刻三面者、宜起于右側一面、而終於左側、

刻四面者宜始於印之後面、而仍終於左側、刻五面者、當如刻四

面之刻法、而終於頂上、刻印時、若印上有紐者、當先定其印

側各面、孰爲前後左右、其法須視紐形如何而定、若印爲瓦紐、

或鼻紐、宜以其兩孔所在之面、定爲前面、

「治印之具」治印之具、

則宜以其尾所在之面、定爲前面、

、雖不必一致、然宜取刀身略厚、而刀頭平直兩面出口者爲佳、

鏽牙角之刀、宜稍薄、而其口宜稍斜、印床之爲用、係以之

固定印石者、蓋作大印、尚不須此、若作稍小之印、則不可無此以固定之、否則兩手均須用力矣、印床有以木製者、有以鐵製者、以鐵製者較便、茲將印床製造法說明如下、甲外圍各有半圓之槽、可以固定印體之爲圓而長者、兩方各有半圓之凹、則用以固定印體之爲圓而極扁者、餘爲尋常木片、「拓用鐵製之匡、乙中用螺旋、丙中用鐵板、並列木片若干、兩方

印文固不難以印色顯於紙面、若同時欲將旁署之款顯出之、則拓款之法尙矣、茲以聞於仁和葉葉舟者、述之於後、拓款所用之具、最要者爲拓包、其製法、取新棉絮少許、裹以油紙、次再加以哩嘯一層、最後裹之以帛綻最佳、而以線緊繫之、則拓包成矣、除拓包外、則櫻蒂亦萬不可省

、此具、俗名老虎之面、塗以白芨水、乃覆以印紙、（紙宜用中國上等連史、）次以微濕之新筆、輕拭紙面、復次、覆以他紙、按以手掌、使之平直熨貼、此時紙已微乾、另易他紙、覆於其上、未完

鹿巖精舍藏石之一



石長四寸許、色青黑而有白筋、堅緻滑潤、勢若雲氣之奔騰、因名雲蓋山焉、

則櫻蒂亦萬不可省

、此具、俗名老虎

之面、塗以白芨水、乃覆以印紙、（紙宜用中國上等連史、）

外

續

編

曾

汪

倉

瑞

勢

薰

灼

宰

輔

雖

極

諫

亦

未

能

摧

折

之

有

云

云

可

見

當

時

清

李

育

山

水

定

則

臣

雖

去

而

亦

榮

矣

奉

聖

諭

朕

倚

任

閣

臣

贊

襄

治

理

所

賴

以

分

憂

共

念

一

德

相

成

頃

者

西

陲

不

寧

煩

嘵

沸

起

一

切

妄

言

朕

悉

置

不

省

昨

已

從

首

輔

所

奏

命

廷

臣

會

議

軍

國

大

計

、

正

須

卿

等

主

持

、

至

若

冊

建

元

儲

、

倫

序

已

定

、

少

待

時

日

、

候

旨

舉

行

、

亦

須

卿

等

決

策

、

乃

卿

等

杜

門

不

出

、

交

章

乞

休

、

但

知

潔

身

、

其

如

致

主

何

、

今

特

遣

鴻

臚

寺

官

宣

卿

等

、

尙

念

股

肱

之

託

、

共

圖

羽翼

之

功

、

勉

爲

國

留

、

而

而

上

則

臨

之

以

九

廟

之

神

靈

、

兩

宮

之

慈

訓

此皇上豈可

差

舉

一

念

、

而

臣

等

亦

豈

可

苟

順

一

言

者

、

臣

近

從

同

官

密

進

三

揭

、

極

詆

諸

臣

爲

悖

逆

、

爲

離

間

、

爲

求

榮

、

爲

買

直

、

爲

信

於

心

、

信

之

於

天

、

不

辨

、

若

以

此

加

羣

臣

、

有

喙

者

、

方

謂

接

本

在

臣

、

擬

旨

在

臣

、

接

本

還

內

降

、

以

明

忠

臣

孝

孫萊山遺札 繢

弟尙未覆之也、昨示兩事、皆非意計
想亦至尊處、如何酌付、乞示悉、吉

人得題畫甚樂、寫三扇分酬、特代呈、示東山畫、全仿山樵皴
法、神韻殊勝、頃呈一幅、意即嫌其朽實無神采、仰符尊鑒、因
惜其大幘、紙本潔白、還以三十金、如不允、亦不留矣、正月
買得絹本摹石門一軸、頗不惡、不似石門、而恰有香光墨彩、今

送上一

清

查

禮

墨

梅

韻流鋒發

覽、並

繳尊件

、六境

卷容詳

味、粗

閱和作

、究以

竹垞詩

家爲深

醇雅鍊

、次則

耦長、

非西河

諸公所

及、公
謂然不

、弟處書少、鉢規傳靈運、還求訪查見示、叩叩、

未完

繪事雕蟲續、故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後素
吳江莊朗正川著、功也、漢有陽樊、魏有桓邈、晉有王顧、
皆善布色也、戴逵以巧致名、探微以工推重、僧繇備精博彩、賓
重、僧繇備精博彩、賓顧不失重輕、野王古賢、子虔人物、並神



查禮字恂叔、號榕巢、又號儉堂、宛平人、以同知官蜀、至蜀藩、官終湖南巡撫、善書畫、尤工墨梅、此爲四十四軍軍長王治園贈

、寄贈周養庵先生者、治園喜水竹邨人畫、又喜養庵先生畫、彼以畫贈、此亦以畫報之、真一時佳話也、至於鼎革後、地方士紳、猶能不忘長吏、千里投贈、可謂難能而可貴者矣、治園題記、謂蜀中賢觀察、恂叔養庵並稱、信哉、

士衍十圖、曾轉一官、伯駒伯驥之仿恕先、次平次子之紹李唐

而就、陶裔之絢爛

淺、一染

成花、徐常調匀深

嗣漬染疊

色、沒骨

而就、陶裔之絢爛

士衍十圖、曾轉一官、伯駒伯驥之仿恕先、次平次子之紹李唐

而就、陶裔之絢爛

</

、詢之同鄉友人、亦無有知丹巖其人者、一日與馮君逸泉茶話、始悉即其尊甫先生手筆也、先生性孤冷、不喜與俗人接、亦不急求世知、惟陶情詩酒、旁及繪事、山水花鳥、每一涉筆、秀逸有致、筆墨矜貴、既不肯挾以干人、又不肯用以易粟、因是名不播於藝林、先生飲量最豪、每杖策浪遊、有笑語投洽者、不惜揮灑累幅、否即貴顯及賞鑒家、亦唾棄不顧也、先生尤工畫馬、縱筆所至、無不如意、印亦手自篆刻、余聞之、益爲起敬、逸泉名宗

張大千寫華山蒼龍嶺者、當

於此間

烈、工書法、

喜弃藏、

、與余有同癖、並誌之、

王麓臺司農畫

弟子極多、其最著名者、爲

黃鼎尊

古、次則溫儀可象、皆能入室、可象號紀堂、三原人、康熙壬辰進士、初仕進賢縣、卓異入都、授保定府知府、遷霸昌道、余家有其水墨山水橫看子、用筆沈鬱、綽有師法、又有書遊廬山詩高幅、自署臨王龍秋筆於上谷嶽廟、骨體清勁、恍如山澤之癯也、但知其能畫、而不知其書法爲畫所掩也、佛教入中國、至元魏而極盛、今世寫經者多繪圖、此元魏以來古法也、余有小軸、前繪白衣大士坐補陀山、後繪韋陀尊者、兜鍪束甲而立、皆用鐵線



白描、中書心經一卷、畫爲石海作、書爲乾隆時觀王永璥臨、畫以靜穆幽秀勝、書以古勁澹逸勝、實百年來不易得之精品、藏者觀者、皆大懽喜、華亭張文敏公照書、見重於純廟、御評八法可以上繼羲獻、片楮流傳、海宇爭重、其甥蔡西齋所作真行書、深得文敏法髓、余有西齋楷書雪賦、末署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八日、華亭蔡鴻業書、時在羊城客舍、端莊華妙、無一閒筆、東坡所謂字外出力中藏稜者、殆深合矣、世有學文敏書者、當年三月八日、華亭蔡鴻業書、時在羊城客舍、端莊華妙、無一閒筆、東坡所謂字外出力中藏稜者、殆深合矣、世有學文敏書

鄉胡竹巖徵士凌懷人詩、所謂越州章草誰能品、前有雍之後羽皇、是也、余藏其草書一軸、有驥奔貌抉之勢、無劍拔弩張之狀、越人頗加珍重、羽皇侍親以孝聞里中、與國初楊可師後先頡頏、固不徒以書法見重也、有明一代畫家、推沈石田爲第一、景泰中、郡守以賢良應召、辭不赴、同輩益高其節、余極愛石田畫、惜世多廣本、恒以不得真蹟爲恨、道光丁亥、偶於骨董肆、見石田秋樹鳥睡圖立軸、紙本、高三尺五寸、未完

然後琢磨以逞卿、謀畫以毛純、成以授褚先生、

廣使掃葉樓退翁

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

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

清

潘西臘室題上幅也
相印二十六

力精到、乃能變化至此、正所謂清

續史選行之四

遠夷、無不

達焉、上嘗

歎曰、是四

人者、皆國

賓也、然厚

重堅貞、行

無瑕玷、自

二千石至百

石吏、皆無

如文者、命

當方以金作

室、以蜀文

錦爲襍褥賜

之、其後於

闢進美玉、

即興慶禪林、樓爲翼半千所嘗居也、

作小屏風賜之、並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器、親愛日厚、如

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羣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曆、講

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

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

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

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

焉、其以歎之祁門三百戶封文、號曰萬石君、世世勿絕、

鳳西潘

刻

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讒於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耳、未完事清、有高視闊步、旁繪貌古樸、神采煥發、發唐若無人之概、斯爲微岱正派大家、若格外續著好奇、詭僻狂怪、徒取驚心炫目、輒謂自立門戶、實乃邪魔外道也、初學見識不定、誤入其中、莫可救藥、可不慎哉、自唐宋元明以來、家數畫法、人所易知、但識見不可不定、又不可著意太執、惟以性靈運成法、到得熟外熟時、不覺化境頓生、自我作古、不拘家數、而自成家數矣、有一種畫、初入眼時、粗服亂頭、不守繩墨、細視之、則氣韻生動、尋味無窮、是爲非法之法、惟其天盡矣、學者心領其妙、便能跳出窠臼、如禪機一棒、粉碎虛空、凡畫之起結、最爲緊要、一起如奔馬絕塵、須勒得住、而又有住而不住之勢、一結如衆流歸海、要收得盡、而又有盡而不盡之意、畫

之妙處、不在華滋、而在雅健、不在精細、而在清逸、蓋華滋精細、可以力爲、雅健清逸、則關乎神韻骨格、不可強也、寫意畫、落筆須簡淨、布局布景、務須筆有盡而意無窮、位置落墨時、能於不畫煞處、忽轉出別意、每多奇趣、正如摩詰所云、行到水窮處、坐着雲起時是也、簾臺夫子嘗論設色畫云、色不凝墨、墨不凝色、又須色中有墨、墨中有色、余起而對曰、作水墨畫、墨不凝墨、作沒骨法、色不凝色、自然色中有色、墨中有墨、夫子曰、如是、如是、作畫時、即偶然酬應、皆不可輕率、蓋每寫一圖、必有著精神處、若率意草草、此最是病、巨幅工緻

畫、切忌

郭

鋪排、用

意處、須

十分含蓄

、而能氣

足神完、

乃爲合作

、青綠

仕女



第十一 次成績展覽
十二幅、浙江
朱蚪繪玉林國師像、唐龍門縣銅鉢、宋天禧光明經筒、元銅佛
範塔範等、共九十種、範成法師宋元刻經、錢桐居士古畫佛像
·徐鴻寶居士經卷古刻佛經、華嚴精舍佛像、法源寺唐石造像
佛畫等件、西屋三間、皆密宗像器、連日參觀至數萬人、不僅
足以啓發衆生信仰、即於文化學術上、亦大有貢獻、周肇祥居
士於初八日講演佛誕紀念與法物展覽之意義、聽衆大爲鼓掌、

自矜者、五光十色、使人目眩、而上海杭州方面、畫家亦來平開
會、北平誠文化之區域也哉、巴黎國際博物會、冀察北平官方
畫社、有在天津法租界永安飯店展售之信、北平中山公園牡丹
之放、游客紛集、私人畫展、同時有至六個者、且有杜撰論說以
意實同、要秀潤而兼逸氣、蓋淡妝濃抹間、全在心得渾化、無定
法可拘、若火氣眩目、則入惡道矣、已完

◎ ◎

德國駐華大使陶得曼、所收集之中國美術品若干件、將於五月中旬、在柏林東亞美術會舉行展覽、杭州中國

游藝卮言
清長沙葉德輝撰
·無學問則不知其途徑之左右、如書畫之類、乃游藝之一端、自魏晉以降

搜集展品、大爲努力、近忽以時間不及、展品一律發還、實則政府未正式參加、會場中無中國館、依附他人、體面有損、不如不參加之爲愈也、天津美術館、定於五月底或六月初、再舉行攝影展覽、已分函各攝影家、邀請參加、舊曆四月初八日、爲釋迦牟尼文佛降生之日、廣濟寺退居現明、邀同士紳名流、發起佛誕紀念會、該會中法物展覽、自初六日起、至八日止、徵集之物、有經典法像法器等、於寺之西邊、弘慈律學院、爲展覽之所、計室十三間、出品最多者爲周居士肇祥、有隋唐人寫經、吐蕃日本寫經、明遺民王研篆書金剛經、清顯親王寫經、宋元高麗刻經、魏齊隋唐銅陶石各造像、宋磁觀音像、明象牙雕彌勒像、宋元明古畫佛像、水陸等十餘軸、雍正御贊品、歷代禪師像

、鍾王顧陸、其名如日星之在天、其迹如麟鳳之絕世、而後之言收藏賞鑒者代且有人、唐太宗好二王書、宋徽宗收六朝畫、以一代帝王之雄力、宜若可以無遺珠矣、然太宗求辨才蘭亭、致蕭翼多方往賺始獲、徽宗收顧陸畫僅十九幅、世有王晉卿之遊戲、米元章之臨模、于是接踵效尤、遂爲書畫開一幻境、好者愈衆、僞者愈多、安得人人爲黃長睿柯敬仲也、宋蘇軾題吳道子畫云、貴人金多身復閒、爭買書畫不計錢、已將鐵石充逸少、更補朱絲爲道玄、可知

第十二次成績展覽出品

朱子書、武人之藏

世俗不辨真贗

古今相贗

同余生平

于此本非癖

好、而友人

聚賞、好事

索題、二三

知心、時求

鑒定、久之

引入入勝、

亦復略有儲

藏、十年之

間、深資怡

悅、幸未至于玩物喪志、亦幾類于廢寢忘餐、因知物非目覩、信

書不如無書、事不指明、有益亦歸無益、因舉平生之所經歷、書史所記往事舊聞、述爲卮言、以質同好、凡張彥遠名畫記之所論列、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之所指陳、以及明文震亨長物志、張應文清祕藏、各書要理名言、擇其于今日情事相印合者、推論其極致、空山無人、行笥無書、記其大概、歸而檢書補綴成之、當此文物凋敝之時、以爲國寶流傳之券、所願後之覽者、母以此爲諱言、而視此爲絕學、廣續討論、遞相抱守、以存中原藝術之萬一



、雖百佳盧千拉發夜、何足以炫亂吾人之耳目哉、辛亥十月小雪、空靈漁隱葉德輝序、「法書」書爲六藝之一、昔之鑒賞家斷自魏晋、而不及於兩漢、以鍾王真蹟、唐以前流傳尚多、不似淳化閣帖、出于王著一手摹造也、然唐距今千有餘年、當時墨妙、已希如麟鳳、不得不求其次而降格宋元、而余並宋元而不敢染指者、則以蘇黃米蔡、已成爲收藏家之口頭禪、松雪伯幾亦久爲士大夫之特健藥、臨仿僞造、千萬化身、譬如鹽商之買

岳飛札、其好尙雖異、而笑柄則同也、竊謂明人詞翰傳世、亦大有人、下逮國朝書家、各成門戶、故明自洪武以下、如宋文憲濂、濂次子仲珩璫、解大紳縉、詹孟舉、希原、周履道砥、盧公武熊、(明王世貞藝苑卮言云、詹解鳴于朝、周盧鳴于野)、王孟端絛畱東軒大年以及二宋、(宋仲溫克華亭人、鳳翔同守宋昌裔廣、吳郡人、與宋璲齊名、又稱三宋)、二沈、(沈民則度、弟民敬榮、華亭人、度官至翰林學士、榮官至大理寺少卿)、二胡、(胡廣字光大、江西廬陵人、官至大學士、謚文貞、楊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官至大學士、謚文敏、楊溥字文濟、湖廣石首人、官至禮部尚書)、

未完

三

林

三

508

十

價目		告廣		積面		一期		三期		六期		十二期	
半	全	面	面	十二元	三十元	五十元	八十五元	三十元	五十元	三十元	五十元	三十元	五十元
四分之一	四	元	十	十七元	三十九元	五十九元	一百一十九元	三十九元	五十九元	三十九元	五十九元	三十九元	五十九元
封內及底外均作爲特別地位照表加倍收費				十七元	三十九元	五十九元	一百一十九元	三十九元	五十九元	三十九元	五十九元	三十九元	五十九元

後魏太武帝東巡御射第一碑拓本

河北某縣山中出土允稱瓊寶藏者不輕示人此次裏糧設法拓得二十本同人分配尙餘數份寄存本刊發行所代售每份實價洋三元外埠加郵寄掛號等費一角八分附有排印周養庵先生跋尾以供參考

倫池齋南紙字畫店廣告

本齋新到大批各種顏料畫絹生熟宣紙六吉料半等宣以及圖章印泥筆墨書畫用品無不全備如蒙 賜顧零整批發格外價廉

清順治御書敬佛一天字拓本

石在西山某寺欵署擬道人爲慧樞和尚書順治法名行擬慧樞名行
地其師兄也本刊發行所代售精拓每份一元八角外埠加郵寄掛號

內容
以歷史學術自然科學爲主文字
與圖版並重

平西萬壽山（即臥佛寺西溝）風景地租

零售外埠天津每期六五分

定
價

定閱全年二十四期 天津一元一角
外埠一元三角
(計二十四期)現已印出四冊

不折不扣

河北博物院畫刊 (原名半月刊)

代派處
北平宣外鐵老鶴廟永豐報房
天津新車站東本院

天津新車站東本院
北平宣外鐵老鶴廟永豐報房
大津南市廣興大街楊記派報社

周養庵書畫撰文

北平琉璃廠各南紙店皆有潤格收件處各南紙

店隨封加一撰文須先具事略允撰面議

直接送頭髮胡同二十四號本宅者不收隨封

湛華館畫馬潤格

己巳年冬重訂

琉璃廠各南紙書畫店代收

堂幅六尺八十六元五尺六十四元四尺五十二元三尺三十六元二尺二十八元

每開十二元(以一尺計過三匹加每件畫馬二匹扇面每件十四元過尺扇面加倍每件畫馬三匹)

點品他獸另議
劣絹限期均不應畫
潤資先惠
隨封加二

(一)可供建築之地勘定若干段多至十畝少至二畝 (二)有押租者每畝收押租銀十五元每年上期交租洋四元期滿押租並不退還 (三)無押租者每畝每年上期交租洋六元 (四)建築圖樣工作方法須得山主同意 (五)租用期為二十年期滿建築物為山主所有不得毀損如須續租另行商訂 (六)山中一切有關公益之事項及禁約共同遵守 (七)如欠租至二年租約失效山主得扣留建築物 (八)如房屋無人看守亦無委托照料山主得暫時保管收用以免廢壞倘有欠租照第七條辦法 (九)如租權轉移須先得山主同意不許讓與非中國人